

邵元冲先生

演講集

第一輯



邵元冲先生演講集

近代革命運動的方法及策略

一

任何一個革命黨員，如果要盡力地發揮其革命的工作，必須能够明瞭革命運動的方法及策略，在討論這個問題，我們首先要明白革命是什麼，怎麼會發生革命，先把革命的意義完全明白之後，再把革命方法研究清楚，纔能收革命運動之效果。因爲現在我們做革命工夫，非把中國及各國最近的革命運動及方法來研究，來參考，就不容易得到較完全的方法，就不容易成功。所以在未講革命方法及策略以前，必先知革命本身有何意義。因爲現在有許多人誤會革命乃破壞的行爲，殘暴的舉動，但我們將社會實在的情形來觀察，知道革命

並不是破壞的，實在是建設的。我們因此先要明白革命事業乃救人的事業，非殺人的行爲。在不良社會之下，決不能不做革命事業，並且一定要用適當的革命方法，來運動革命。如果國家或社會有革命之必要時，雖欲避免亦有所不能避免，一定是只有走到革命的路上去。因此可見凡是國家或社會發生革命的時候，就可以推想這一定是國家社會本身不好，所以有革命發生。革命發生之原因雖多，大抵皆由國內組織不良，執政者復用種種苛虐手段來把平民壓迫，壓迫不已，遂有反抗力發生，革命由此而起，革命既經爆發之後，則雖不革命亦不可得。所以就革命本身來講，凡是有真正革命發生，這種革命必能令惡劣社會變而爲良好，專制政治變而爲自由，非破壞的而爲建設的，所以革命原理與進化原理有密切關係，即說革命爲政治之進化亦無不可。

由此可知革命乃不可避免的，實爲一種進步的。同時更要知道革命事業非可憎可惡可怕的，應該大家聯合起來齊心協力去做的。我們更要知道社會

國家和經濟的組織是時時變遷時時進步的，非固定於某種情形之下而停滯不動的。若不進步，就要退步。所以革命是進化的工具。因為國家和社會時時向着進化方面前進，所以革命的運動，也時時相隨而發生。

有許多不知世界進化的人，每每覺得革命是一種可怕的行為，常常想用方法避免革命，這種人是不知道世界之潮流與國家之大勢的。因為我們如果從歷史上來考察，一定可以證明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事，而且是國家進化上一定必經的歷程。譬如看近來德國的歷史和研究德國革命所以發生的原因，就知道德國革命之所以發生，其原因就因為自從歐戰停止以後，英法美日各國對德，施以一種大壓迫，單把賠款一事來講，德國雖破產亦還不清，即數代下之子孫亦不能還清這項債務。在這種情形之下，法國同時又在魯爾佔領其煤鐵諸礦，及來因河一帶的工業區域，并運動德國帝制派在德國南部圖謀復辟，又使德國內之各小邦脫離德國範圍，無形中瓜分德國，使德國從此陷入於萬劫

不復的地位。德國受了這種種嚴重壓迫，像是壓在沈沈的黑獄中，如果不願意坐以待斃，就祇有出於革命的一路，就是祇有革命纔能獲得一綫的生機。所以近年來德國的革命運動，覺得很有一種潛滋暗長的勢力。這就可以證明德國的革命，實在是壓迫勢力下面的一種反動力，是萬不能不革命而纔革命的。

德國以外尚有蘇俄，也是一個革命運動的好榜樣。俄國一九一七年有革命發生，而其原因是因爲當時俄皇種種壓迫人民，俄民遂不得已而生反抗。俄皇以人民的自由思想對其本身不利，乃把人民的言論出版結社等自由權盡行剝奪，并時時將革命黨人任意殺戮，或將彼等充軍到西伯利亞。俄民在這種情形之下，已經是萬分慘痛，同時又知道俄皇決不肯改過遷善，變更其壓迫政策，不得已遂聯絡羣衆，起來革命。因爲彼等覺得不革命就再無生存的希望，所以毫不猶豫的勇往直前，終達到推倒帝制之目的。所以我們由以上種種的觀察，就可以證明革命事業實係發生於不得不然，而且是決不能避免的。革命的

發生，不但有一定的程序，革命的性質，也可區別爲若干的種類，現在試簡單的分作三類，就是（一）政治革命，（二）社會革命，（三）經濟革命。

從事實上來講，上面所分的三種革命，不能夠作嚴格的區別的，也不是彼此毫無關係的。因爲講到政治革命，同時也和社会革命或經濟革命有關係。講到社會革命，也就和政治革命或經濟革命有關係。彼此都有密切的連帶，所以一定要聯起來講才行的。因爲這三種革命的形式雖有不同，而其共通之點，就在於多數民衆受一部分統治階級或資本階級的壓迫而起來的反動。至於其反動力的大小，則因時間空間的關係而不同。所以革命的運動雖然發生於羣衆，而造成革命的原動，實在還是由於統治階級或資本階級的專橫壓迫所釀成。

（二）政治革命 有（1）對內，（2）對外之分。以對內而論，當法國路易十四十五時期，種種暴虐壓迫，人民苦不勝言，到路易十六時，更加利害，革命遂由

此勃生。當時路易十六世因屢次對外戰爭，國庫空虛，所以不得已召集議會討論財政問題，當時議會中包含貴族教士及中產階級的代表，路易十六利用教士和貴族的議員來壓制中產階級的議員，中產階級的議員也就聯絡無產階級起來反抗，開公民大會，要求改良政治，路易十六遂令警兵解散，壓迫愈甚，人民之團結力愈堅，人民皆羣起響應，而革命遂起。可見革命乃是壓迫勢力下面人民的自然傾向，這就是對內的革命。對外的革命，就是一種民族受了別種民族的壓迫欺侮，因而激成的反動勢力。譬如歐洲人之苛待黑人，黑人不能忍受，遂起革命。又如美國素以文明稱，而對待南方之黑人殘酷特甚，所以現在黑人時時聯合起來反抗。又如英國對印度，日本對朝鮮，無不用壓迫專橫的勢力，使人民不能安寧。所以印度朝鮮日謀反抗以期脫其束縛。雖勢力未充，革命旋起旋滅，而革命的運動，仍舊是繼續前進。所以這種對外的革命運動，有時有比較對內的革命更加猛烈的。

(二) 社會革命 社會革命的意義，就是社會上的舊組織，舊階級，舊制度，或舊風俗習慣，不適合於時代的環境而起的革命。如婚姻不自由，男女不平等，家庭之壓迫，教育之頑固保守等，都足以惹起反動的勢力，而發生一種革命運動，還有如思想革命，宗教革命，也都屬於社會革命中的一種。

(三) 經濟革命 經濟革命之所以發生，是由於社會的經濟組織不完善，社會上大部分的財富和生產機關，多爲少數資本家所占有，而多數平民終日勞動，還不能維持其本身與家族的適當生活。這種情形最顯著的，尤其是在近代大工業制度發生以後，社會上的財富和生產機關益發集中於少數資本家的手中，他們可以終身不做多少工作，而每年獲得極大收入的。同時大多數勞動者，就幾乎成了工業機器的奴隸，終日在工廠做長時間的工作，得很少的工資，不得已將自己的妻子和小孩送到工廠去工作，損失了家庭的幸福，小孩教育的機會，妨害兒童身體的發育，這實在是現代號稱文明社會下面的很悲慘

不幸的現象，近年來各國社會黨和勞工團體的運動漸漸擴張，與資產階級反抗的形勢及衝突也漸漸顯明，這都是經濟革命最顯著的現象。

二

我們在已經明白了革命的性質及需要，以及革命運動的分類之後，我們必須再要進一步的來研究革命與心理的關係，就是革命運動與羣衆心理的關係，從表面上來看，革命運動中間似乎只要造成一種革命的勢力，其餘羣衆的意見如何，都似乎可以不問的。但是由歷史的事實或革命的經驗上來講，革命運動與羣衆心理，實在是有很密切的關係，做革命運動的領袖如果不懂得羣衆心理，或懂得了以後不能順着羣衆心理或改變羣衆心理，革命運動中間必然發生很大的阻礙和困難的，甚至於將革命事業全部推翻，其關係既如此之大，所以我們應該特別加以注意。現在略舉幾種重要的如下：

一 革命運動者第一要明白羣衆所需要的是什麼，或者羣衆最厭恨

的是什麼。把這兩層研究清楚了以後，再來定革命進行的方針，那纔能適應羣衆的心理，使他們起來贊助革命，或做革命運動者的後援。舉一個淺近的例來講，如法國大革命的時候，人民因為受盡了貴族和教士階級的壓迫和言論出版結社的種種不自由，所以法國當時革命的口號是自由平等博愛，都是很能博羣衆的同情的，所以羣衆都力表同情，起來贊助，中間雖然經過了種種的艱難挫折，到底收了革命的成功。又如俄國革命的口號是爲人民爭麵包與平和，也得了羣衆的贊助，而收了成功。因此可以見到凡是做革命運動的，如果能夠將羣衆所需要的，或受很深的痛苦而沒有方法解決的辦法，提出來做口號，一定很能够得羣衆的同情和贊助的。

二 做革命運動的能够適應羣衆心理固然是必要的，但是同時還不要忘記羣衆多數是缺乏判斷力或辨別的智識的，或有惰性而不求前進的，或頑固而不求進步的，或受舊環境的束縛而不求解放的，或求枝枝節節的

解決而不澈底的，或是富於妥協性的，或是祇圖苟且偷安無遠大的眼光的，關於這種情形，尤其是在智識程度低下的民族如印度人安南人等更爲明顯。革命運動者如果打算指導這種民族參加革命，而又想順他們多數人的心理，那麼就非停止革命或將革命運動向後轉不可。在這種情況下面，革命運動者就要認定羣衆的弱點是什麼，認定了以後就要用適當的方法，改變或矯正羣衆的心理，使他們對於革命有相當的認識，革命的意義有相當的了解，這樣纔能引導他們走到革命的路上來。

三 因爲羣衆心理是多數富於惰性相缺乏忍耐或繼續性的，所以革命運動者在平時固然應時時注意其弱點，加以矯正或改變，而在革命將發動或已發動的中間，尤其應該防止羣衆勇氣的中衰，時時做着激發羣衆心理的工夫，引着他們來繼續的奮鬥，振作他們革命的勇氣，勉勵他們忍受眼前的痛苦，這樣纔能戰勝困難，獲到最後的勝利。革命運動，在準備的時期，是

以理智爲主的。到了實行的時間，是要注重激發其情感及狂熱的，不宜過於顧慮的。法國當第一次大革命的時候，攻破巴士的獄，殺僂王族，組織種種新機關，那種亂紛紛的樣子，很可以證明羣衆在革命時代的一種狂熱的態度。革命運動固然要能够明瞭羣衆的心理而加以指導，同時尤其重要的，就是要使羣衆實際的參加革命運動。因爲革命工作如果不得羣衆的實際參加，那就無論革命運動者的方法如何周密，主張如何適用，其基礎終是很薄弱的。但是羣衆這個名目是很廣泛的，究竟革命運動中間所需要的是羣衆中間那一種人呢。關於這一層問題，我以爲如果革命運動是以民衆做本位的，那就應該特別注意喚醒農人和工人使他們來參加革命，因爲農人和工人雖然智識比較淺薄，但生活狀況多比較困難，如果革命運動者能够按照社會的實際情形，將他們困苦的理由很誠懇的解釋明瞭，並將救濟的方法很切實的指示出來，他們一定是很願意的來贊助或者參加革命運動的。還有智識階級的分

或青年的學生都比較的容易覺悟，而且他們的參加革命運動，比較的能格外完備革命運動的方法和策略，所以這一層也是應該注意的。至於中產階級在民主革命的運動下面也是有相當聯絡的必要的，因為他們一方面固然是較無產階級的生活稍為豐富一點，但同時他們也是帝國資本主義下面的被壓迫者，其實際上的痛苦是沒有什麼不同的，所以做民主革命運動者應該也同時使中產階級加入革命運動之中來增加革命的勢力。

革命運動能否發展，與社會上人民的教育程度及文化高低也有很大的關係的。譬如法國從前的大革命，雖然我們可以說是法國人民的性質比較活潑，所以容易鼓動起革命，實際上也因爲法國在當時的歐洲各國中，教育是最高的，文化程度是比較普遍的，所以革命思想容易傳布，而造成大革命的風潮。近來美國因人民思想漸漸趨於不穩的情況，資本主義者就竭力的想方法來壓迫新思想，同時又在教育方法上實行愚民政策，使普通學生所得的多半係

物質上的智識，而極端的限制他們的思想；這實在是資本主義者眼光所看到的地方。也可以見得智識和革命運動關係的密切了。

三

我們既然將革命運動的性質與範圍，以及革命運動與羣衆有聯合的必要，革命運動與羣衆心理關係的密切，已經講了一點大概了。現在我們再來研究革命運動最先需要的條件是什麼。

革命運動起始時最需要的條件，當然就是主義。因爲主義是將革命的意義用簡單明瞭的文字顯示於羣衆之前的。革命運動者有了確定的主義纔可以做自己活動的標準，也同時可以給羣衆以明確的認識。羣衆如果覺得你的主義，是他們所需要的，或是可以解決他們深切的痛苦和困難的，當然大家站到你的主義旗下來，來擁護這個主義，替這個主義來努力，或奮鬥犧牲，這革命運動的勢力纔能够一天發展一天。即使不然，你的主義是很合於時代和羣衆

的需要的，但是因爲羣衆的眼光和判斷力不夠，不能認識你的主義是好主義，你也可以努力的來做宣傳工夫，使羣衆一天覺悟一天。大家明白了你的主義以後，一定會和你站在一道戰線上來的。如果革命運動的本身沒有主義，或沒有明確的主義，或是有了主義而常常變動的。那就好似無根本的樹木，基礎不固的房屋，一定就很容易搖動，或毀壞的。

但是有了主義，同時還應該有長於組織和指導羣衆的首領。因爲革命運動，是要紀律森嚴，行動敏捷，一面鼓勵着團體內的同志，繼續的戰勝艱難困苦，向前猛進。一面又要實際的影響羣衆，使他們作切實的贊助或一致的動作。這就全仗有志行堅決的首領來引導的。革命運動中的首領好似一軍中間的總司令。一個好首領好似一個沉著周詳勇毅果敢的總司令。一定能够得到多少成功的。譬如前幾年的土耳其國民革命，如果沒有基瑪爾那種艱難不變的首領，土耳其的革命就不見得有今日那樣的成功。俄國的革命，如果沒有列寧托

洛斯基那種計畫周詳勇猛精進的首領，俄國的革命也不見得就能獲到今日的結果。再回頭來看德國社會黨之所以失敗，就因為其首領變了節，意大利共產黨的所以失敗，就因為其領袖人物不知按照社會實際情形來定適當的進行方法，祇是一味呆板的來講無產階級革命，結果就受各方面的反對，遂給黑衣黨打倒，以致一蹶不能復振了。

革命運動中有了主義，有了首領，其次最需要的，當然就是團體或黨的組織了。革命運動的性質是羣衆的而且是普遍的，所以不能單靠少數人的宣傳活動所能奏效。一定要有多數同主義的人，大家抱着同一之目的，集合在一個組織以內，按着目標向前進行，纔能收到實效的。有首領而沒有黨員，首領就成了孤立無助。有黨員而無組織，黨員也就成了一盤散砂。那裏還能够希望成功呢。

但是黨的組織，雖是異常重要，而在黨已經組織成了以後，黨的活動還是

常常要激厲着，使有繼續性或奮鬥性爲要。因爲黨的活動，如果缺乏了繼續性，必致於遇了幾次艱難挫折之後，大家就灰心短氣，不願意前進。或是藏頭露尾，不願意再出來工作，那末黨就陷於無形解散了。如果沒有奮鬥性的，那就不容易有激烈的動作或犧牲，因此就發生什麼逐漸改良，平和改革等不徹底的主張，其結果就將革命的本意，拋到九霄雲外去了。

因此根據以上的論點，我們可以決定革命運動中的幾種必要條件，就是要有明確的主義，偉大的首領，嚴密的團體，以及活動的繼續性與奮鬥性。

現在再來研究革命運動中最有效的方法是什麼呢。舉最普通而重要的來講，當然就是宣傳。因爲宣傳是拿我們革命的主義和活動的目的，普遍地指示給羣衆，同時也使我們團體內的分子得着繼續不斷的提撕，而更加堅決其信仰，所以大家都認以爲很重要的。宣傳工作的種類，可以分爲：（一）講演，（二）戲劇，（三）影戲，（四）報章雜誌，定期刊或不定期刊，（五）教育，（六）圖畫廣告等。